

緒  
倫

西  
義

第二十九回

張良復爲韓報讎

第三十回

霸王拒諫烹韓生

却說攔住張良者乃項伯所使也伯恐棧道難行預先差心腹人暗在關津隘口迎接張良不意果在此處接  
著其人備道項伯奉迎之意良曰項公如此遠慮可謂極厚交道矣隨同入城見了項伯深謝差人遠接遂更  
換衣服近晚出城打聽霸王消息因訪問各路諸侯還國如何又問韓王曾來見霸王否有人傳說韓王姬成  
來見霸王因是來遲又見張子房隨漢王入褒中聽信謔言將韓王殺了昨日靈柩方回本國去了張良聽罷  
只是暗暗叫苦荒忙回到項伯家一夜不睡淚如雨下等到天明來辭項伯要回本國項伯曰一向因國事不  
閒未得請教今差人接先生來家正欲朝夕伺候如何方到就欲相別良曰昨因更衣出外訪問韓國本主不  
意因爲張良從漢王入褒中被霸王殺了良聞此信恨不能死急欲回國葬本主就安置家小停當一月內就  
來相見伯曰雖是如此何忍遽別良曰明公若留良一日是增良一日之憂矣項伯見良去意甚急不敢苦留  
遂齋發盤費當日辭別就行伯曰我一月內差人遠迎先生不可失信良曰當差心腹人來接我不可使人知  
道尤見明公始終交情也伯曰謹領尊命張良同原帶數人星夜奔回韓國來見了韓國諸公子遂致祭於韓  
王放聲大哭以頭觸地曰良實不忠致使項羽誤害我主不世之讎良當爲我主報之雖肝腦塗地亦不惜也  
言罷又哭諸公子勸解遂回本家省問家小停當數日後啟行來到中途果見項伯差人遠接臨晚進城徑投  
項伯家來相見禮畢遂在書房中安歇伯見良來甚喜因問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故主已死賤軀多疾欲效  
老子玄默之術學莊周放蕩之遊羨箕山之巢許愛首陽之夷齊罷名利喜觀雲水避是非樂處山林倘遇蹈

陰高人得聞妙語使性學復明身心無病是我之實心乃良之至願也至如佩玉鳴鸞乘軒衣冕宰正百官儀刑四海折衝樽俎之上却敵談笑之間今日賜官懽豈他時圖書麒麟不足以動良之念也項伯聞張良之言知他無仕進之心遂留住數日以盡故舊之情子房住了十數日一日項伯入朝未回子房信步閒行來到後花園內只見牆高數仞門闕三尋花夢池邊薔薇叢裏見一座小樓槐陰遮枕席松影蔭階庭子房看樓扁題曰萬卷書樓嘗聞古語云欲窮千古事朝暮伴書樓子房登樓閒玩只見左壁一帶書架上盡是古刻竹簡右壁一帶書架上盡是各處來的文策揭開一看有六國奏章諸司諫議蓋因項伯是尚書令以此進來文策先與項伯看過方敢封進正本俱留在內副本項伯留看子房從頭揭過其中或有一偏之見或有不通之說或有私相標榜或有因而嫉害或有迎合上意之房看了皆不當切後揭開一策語言超眾立意深遠子房看了一遍嗟歎不已又驚又喜驚者恐項王重用此人喜者喜其得見此奇特之士若使歸劉作破楚大元帥韓韓可報漢業可興項羽從此休矣展表讀云 臣聞治天下之道貴審天下之勢貴識天下之機勢者察虛實明強弱知利害詳得失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不然則雖強勝一時不過恃其勇力終必敗亡未足以語其勢也機者辨興亡定治亂窮幾微明隱伏然後天下可得而圖也不然則草莽倥傯苟簡得國終難久安未足以會其機也今陛下雖霸關中人心未服根本未立民畏其強而已懼其威而已格其面而已然強可弱也威可抑也面非心也三者乃陛下之所恃使一旦餒而不振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欲望長治豈可得乎此臣之所以寒心而爲陛下憂也且劉邦昔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中發政施仁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收束人心秦民悅服恨不得爲關中主也陛下入關不聞善政而惟見殺戮聽讒邪之言蹈碗秦之弊殺子嬰

掘山燒阿房大失民望蓋不知勢之可立機之可察而弊端惡孽隱伏於天下而未動耳使劉邦一倡諸侯從風不期強而自強不期勝而自勝陛下之所恃者皆爲劉邦得之矣就如近日燒絕棧道使陛下不疑其東歸三秦不爲嚴備然後收用巴蜀之民復取關中之地此正審天下之勢識天下之機劉邦先得我心之同然矣而陛下茫然莫之知也左右將士惟知用武而承順風旨陛下惟知獨勝而以爲天下無敵然不知敗亡之機已萌於不測之中此臣不顧衆人之謂己而敢爲陛下言之也爲今之計莫若益兵嚴備巡哨邊關收回章邯等三人別用另選智勇之士阻塞關隘更取劉邦家屬拘於輦轂之下昭布仁義整飭兵馬訓練行伍內求賢相外訪元戎制服諸侯遵行周政

如此亦足挽回惜不能用耳然此等事人終非可與言者淮陰何不知人耶如此則劉邦不敢東向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臣誠惶誠恐頓首稽首謹言

子房又看一遍大驚曰此人是碯溪子牙莘野伊尹真大將之才天下之奇士也

未必到此

我若能見此人著數句言語管教他棄楚歸漢但恐此人不知在此否隨將文策仍放舊處

移步下樓復到書房中間坐只見項伯朝罷歸來謂曰賢弟客情不慣子房曰疏散之人忘心世故安得客情不慣項伯遂置酒相款酒至半酣子房曰聞兄有花園可一遊乎項伯曰今日正欲與賢弟遊覽遂令家童導引行至花園內子房曰此園景物鮮妍足娛心目來到小樓邊項伯遂邀上樓子房來到樓上詐看文字伴問

曰此許多文策何人所作伯曰六國奏策未得舉行因放在此子房又揭到一策因問曰此是何人所作項伯曰魯麟周鳳未遇其時此人淮陰人家貧乞食人多賤之范增屢次薦舉霸王不用止與執戟郎之職前進此

文策王扯碎其文欲要問罪

推如此那

被我勸免子房再不揭看尋思此正是鴻門會上之人心暗喜遂下

樓來子房嘆曰輔相子牙真可比行兵孫武未能過項羽不留亡社稷漢王肯用立山河子房在項伯家

又住數日因思韓離何日得報漢王何日東歸霸王強暴百姓在此飽食終日是何道理忽生一計次日辭別項伯要尋僻靜處修真養性項伯苦留曰賢弟來此未及一月如何便要相別良曰此是繁華之地非某靜養之所明公若是見愛放我歸韓尋箇深山窮谷埋名隱姓求師訪友練真悟道得為長生之客於心足矣嘗聞

雲林夫人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似這等言語若不棄其塵世之榮華焉能得物外之仙術乎項伯知良不可以富貴動心乃與相別子房辭了項伯出咸陽離城不遠換了衣服扮一

做道士復入城中向小街僻巷風魔狂蕩言語不循道理腰串銅錢袖藏梨菓道袍麻履手裏打動漁鼓簡板日中唱著道情或古廟寺觀營房店肆或拋錢撒菓引得街市上兒童三五成羣都來看風道士歌唱初時兒

童尚不相熟跟走了一二日彼此通不計較張良看那其中有一小兒生得聰明引到一古廟無人處所與了

些銅錢菓餅教他念著費心費心只為與君報難說道今有一人隔壁搖鈴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教了幾遍那小兒牢記在心張良又分付如有人問你只說我睡夢中有人教我你但到箇去處教小的們唱

你日後壽命延長百病不生若說是人教你的便有大禍那小兒便道師父教我諸言聞出於天只依師父說詢星不必良自

便良大喜又與銅錢數十文離了咸陽出到城外更換道衣如客人打扮尋箇僻靜房安歇打聽城裏消息只說霸王因思左遷諸侯恐有人在外議論當使的當近侍詐作遠客探聽事情到街市上聽了眾小兒謠言便入內奏知霸王霸王未信臨晚亦更換衣服私行來到市上果聞此語因問小兒何人教你念此語小兒云乃

上天教我的鬼能哄羽羽霸王大驚曰思此必是天意欲我遷都況咸陽燒得殘缺我正欲東遷不意天有此意非偶然也 論曰童謠之言自古有之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帝堯遊於康衢而民作謠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童謠之始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時則有詩妖如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論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更始被赤眉所殺此諧不諧在赤眉也光武中興起自河北遂定天下此得不得在河北也雖然有驗實皆人爲有智君子不可不察也

王開丁童謠次日早朝謂羣臣曰天降

謠言汝等不來奏知何也如今有一人乃謂朕也隔壁搖鈴只聞其聲不見其形言朕雖有聲名而未得傳聞於人也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言朕雖得天下而不歸故鄉就如著錦衣在夜行也此謠正合朕意況秦宮闕燒毀一時實難修整不如彭城乃梁楚之地自淮河以北九郡統轄千里此處正好建都不失故土而差人與工修理選擇吉日車馬遷都有諫議大夫韓生上言曰此等謠言皆是人造作之言非上天之言也決不可聽信

韓生不諫人可惜  
了他這條性命

且關中自古建都之地阻山帶河四塞而當一面東谷有黃河函谷關蒲津西有大隴

關山蘭絲等處南有終南武關峽關北有陝河涇渭潼關百二山河三山八水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昔周以此興隆秦以此霸業陛下豈可聽童謠之言而失此興王之地乎霸王曰汝雖說關中可都但朕意不喜卽是天意在也朕今遷都有三事一者征伐二年未經還鄉二者關中山多地少眼界不得空闊三者天降謠言亦非偶然天意有在朕心已決你等不必多言縱使曲意建都於此終是不利韓生曰陛下爲四海之主如天之日誰不仰視又何必拘拘於還鄉以爲榮耶孟子曰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豈獨一彭城而已哉霸王笑曰普天之下莫非我有凡可居之地隨朕所適耳又有多言耶生曰前范亞父亦曾云陛下不可離咸陽亦必有見陛下獨有忘於心乎霸王曰吾縱橫天下所向無敵識見其范增所能知者吾意已決不必煩瀆韓生下階仰天長嘆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果然矣霸王在寶座上忽聽此言便問陳平曰此是何說平不敢隱

諱近前奏曰此訕上之言其意以猴比王說言獼猴雖著冠帽心非人也又言獼猴心不耐久戴人衣冠心實急躁也又謂獼猴著人衣冠終非人性戴不破必弄破也下之美殺韓生乃霸王聽罷高聲大罵者畜生老匹夫怎敢毀罵朕躬喝令左右執戟郎官將此老賊推赴雲陽市上用油鑊烹之監斬官乃是淮陰韓信也韓信

押韓生赴市曹子房打聽得知也跟在人叢中看見韓生至油鑊邊高聲說道爾咸陽百姓我今日犯罪非奸巨誤國犯了法度因霸王聽信奸人捏造謠言意要遷都彭城怪我再三苦諫今押在市烹我想遠無百日之內劉邦必來復取三秦矣

果如誠乃沐猴而冠耳韓信聽了他說謂韓生曰諫大夫省言語恐霸王知道必連累我等韓生曰皇天后土昭鑒不遠為國受烹實為屈死韓信曰公諫遷都百姓皆以為屈死我獨以為該死韓生曰我得何罪該死信曰公居諫議之職如殺卿子冠軍宋義那時偏將殺主將公何為不諫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于新安秦之父兄恨人骨髓公何為不諫斬子嬰掘秦墓燒阿房左遷諸侯公何為不諫今事已成矣蔽鋼日深終莫能解公然後來諫不亦晚乎此公之所以取殺

此舉又當別論以宋義原可誅耳惟陰謀不此識他日何為又不達時務至於赤族耶也范增比你何如尚不能諫況我等不及亞父達矣豈能諫乎你今日之死不可怨霸王只可怨那造謠言之人我指與你看那人叢中立著燒絕棧道造謠言的人決在這裏若捉出來便知端的赫得那子房躲在人背

後再不敢作聲此非是韓信知道子房在此不過設言以赫子房耳遂將韓生烹了咸陽市上無一人不嘆嘆天色已晚韓信回家子房在後認知下處回店房去了次日韓信早朝見霸王復命烹了韓生霸王又續差季

布彭城催督修葺宮殿百官因烹了韓生再無人敢諫者韓信出朝時思梁間巧燕住不多時子房已知韓信

住處回到店中次日將前日秦宮所得寶劍一口背上揆門進城來到韓信門首只見月色初上正黃昏時候

住處回到店中次日將前日秦宮所得寶劍一口背上揆門進城來到韓信門首只見月色初上正黃昏時候

門尚未開張良鞠躬施禮來見門吏要求見韓信不知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項羽殺韓王乃增張良報復之意可見殺一無罪的人便如自增一刀況良又說信是殺一人而樹

二敵矣 天意在漢不過假西楚以爲英雄驅逐豈真是劉沛敵手卽幸聽韓生計亦無如赤帝子

何矣呵呵

第三十一回 說韓信張良賣劍

第三十二回 霸王江中弒義帝

張良假作淮陰人打扮來到韓信門首見一老吏鞠躬施禮求見韓將軍那老吏便問先生從何而來良曰某乃淮陰人與韓將軍同鄉特來相見老吏進內報知韓信韓信自思我在淮陰貧賤時並無朋友我到此日久亦未見一故舊今日如何有同鄉相訪正沉吟張良已立於階下韓信月明之中見其人清標俊雅有些面熟不敢遽問就迎接上廳各施禮畢序賓主而坐便問賢公從何而來有何貴幹高名貴姓良答曰某雖將軍同鄉久出在外先世曾遺下寶劍三口直希世之珍不敢言價但遍求天下英雄豪傑先觀其人次賣此劍已將兩口賣與兩個人止有這口寶劍未遇其主聞將軍與某同鄉爲天下英傑特來賣此寶劍不是虛譽實出本心早間伺候半日適將軍公出今特薄暮前來相謁此劍暗臨黑水蛟龍泣潛倚空山鬼魅驚埋藏十萬年價值數千金若遇奇男子鏗然自有聲何須出囊錢物各歸主人君若得此劍威令滿乾坤韓信見張良誇美寶劍又識己爲豪傑心下甚喜即舉便非豪傑便起身近前曰韓信自歸楚以來無人識某爲何如人今見先生持寶劍而見論深蒙過獎信何敢當願求寶劍一觀良遂將寶劍遞與韓信信接到手拔劍觀看燈光之下寶氣沖霄霜鋒射斗匣上細字有歌讚一篇歌曰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直赫然良工煅鍊經幾年



鑄成寶劍噴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寶匣吐冰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起風塵

喜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點點青蛇色文章片片飄龍鱗惡與交結遊俠子從來親近英雄人何年中道遭捐棄

淪落飄零古岳邊莫道匣藏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 韓信平日最愛劍今日見此寶劍十分羨慕因恨囊

橐空虛不敢問價但云公有寶劍三口那兩口得價幾何良曰適間曾說先觀其人後賣劍不論價值多少

如得其人即將寶劍相贈何須言價久聞將軍乃天下豪傑以此特來相見此寶劍有主矣韓信起謝曰寶劍

雖蒙見惠但信為人恐未相稱良曰若不相稱雖與萬兩黃金亦不敢以輕售也信大喜分付家童置酒相款

因問此寶劍俱有名乎良曰俱各有名一口是天子劍一口是宰相劍一口是元戎劍天子劍乃是白虹紫電

宰相劍乃是龍泉太阿元戎劍乃是干將莫邪夫白虹紫電乃是吳王劍名懸於壁上邪魅遁形諸怪斂跡真

寶劍也龍泉太阿乃雷煥見牛斗宿中常有雲氣自下而上光芒掩映煥隨於有光去處掘地得二石匣中藏

寶劍二口一名龍泉一名太阿而牛斗之間無復光芒矣干將莫邪乃閻閻所造雌雄二劍雖出人力所為實

按天時應星宿合陰陽觀爐火十數年方鑄成此劍磨礪有法修造有度非止一日遂名干將莫邪然吾之寶

劍非特此耳 設帳市藥 觀人家德各有所宜如有天子八德而後得佩此劍足以翊聖化也信曰何謂天子

八德良曰八德乃仁孝聰明敬剛儉學是也信曰宰相劍亦有德乎良曰宰相如無八德亦難佩帶此劍信曰

何謂宰相八德良曰忠正明辨恕容寬厚是也天子宰相二劍既聞命矣然不知此劍為元戎劍亦有德乎良

曰元戎劍豈可無德信曰請言之良曰廉果智信仁勇嚴明是也古人會題天子劍有詩曰 帝座懸昆吾威

應波貪汚虜里風烟息蠻夷附大都 宰相劍有詩曰 宰相均寰宇光芒應太虛佩此當朝之奸諛已盡除

元戎劍亦有詩曰 專城百國命廟算定於封所向不可敵百萬在胸中 信曰先生寶劍真爲天下奇絕

但不知那兩口劍賣與何人亦可得聞乎良曰天子劍前日賣與豐澤劉沛公矣信曰先生見沛公有何徵驗

將此劍賣與他良曰大德當陽龍顏特異神母夜號芒碭雲瑞爰立赤幟五星聚會大度寬仁出乎其類此公

有天子福德前在芒碭山斬白蛇已將此劍賣與他曾有詩曰 君劍磨來雪練霜白蛇曾在此中亡強秦已

破封西蜀劍刃藏鋒且入囊 宰相劍賣與誰良曰賣與沛縣蕭何信曰有何徵驗良曰翊運元勳經綸漢室

不事干戈全仗仁義約法甦民漕河廣濟布衣同心起自豐沛此公有宰相大才前在關中除秦苛法約法三

章已賣與他曾有詩曰 相劍曾將太岳磨霜鋒消得國中魔咸陽忽遇真良佐不惜千金價值多 信聽罷

笑曰先生已將寶劍賣與漢王蕭相國可謂得人矣今將此元戎劍欲賣與小子但信素無重名又無八德不

亦負此劍乎良曰據將軍所學所養雖古孫吳穰苴不能過也但未遇識主耳昔有千里馬未遇伯樂時雜於

槽櫪之間遭入奴隸人之手與常馬等也一遇伯樂知其爲千里麒麟則長嘶大鳴追電絕塵爲天下之良馬

也故古人云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日邊還卽今將軍落落人後未遇識主所以不知其爲元戎也苟得

遇識主言聽計從變化風雲振動天地坐鎮中原出警入蹕享九襲之榮極人臣之貴則非今日之碌碌也韓

信見張良說到此處不覺長吁短歎觸動念頭便道聞先生之言如照肝胆信在此日久一籌未展百計難言

前屢次上表霸王不聽今欲遷都大事已去信不久亦歸故里苟延歲月耳良曰將軍差矣良禽相木而棲賢

臣擇主而佐以將軍之抱負豈可按跡衡門爲淮陰一釣叟耶信又長歎曰先生今晚來見語言動人議論出

衆非獨賣劍決有深意也我於月明之下燈燭之前細觀舉動先生非韓國之張子房乎

諺語所謂好漢識好漢

子房離

席起謝曰久慕重名不敢遽見今晚拜候實有深意將軍看破豈容自隱小子便是張良韓信大笑握良手曰  
先生天下豪傑人中之龍也我欲棄此歸漢但不知先生有何見論良曰漢王實是長者暫屈衷中終成大事  
將軍肯從愚見我有一物與將軍爲質貴似連城和氏璧奇如照殿夜明珠休言呂望千條計不及區區一紙  
書遂於衣襟下取角書一封遞與韓信曰我昔別漢王蕭何時曾與約下如荐舉元帥來可憑此角書爲記如  
有角書須當重用公可將此書收藏不可失落有誤大事信又問曰先生已將棧道燒絕卻從何路可入褒中  
都是張良又於書袋中取出地理圖一本付與韓信曰此圖乃山僻小路從斜岔入陳倉轉過孤雲兩脚山繞  
細作到雞頭山徑下褒中近二百里將軍他日破三秦當從此出此地漢人亦不知將軍當祕之不可輕示於人也  
角書地理圖韓信收藏在身又問曰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吾今看霸王遷都後效蘇秦遊說六國著他反楚  
以分霸王之勢使無復西顧之意則將軍得任意下三秦復關中而圖天下也信曰某亦早晚就行但看事機  
如何到彼好作區處也韓信亦無家小止有門吏二名在外把門家童二人伏侍張良遂與韓信同榻過了一  
宿不次日別韓信出離咸陽往各國說諸侯去韓信預備行裝分付家童寫了家書打發盤費往淮陰看視  
家小不題却說范增在彭城守催義帝赴郴州帝曰君出令者也臣奉君之令而宣化者也似人昔項羽立我  
爲君以屬天下之望以此諸侯悅服而得入關中我已約但先入關者爲王今羽背約自立爲王封天下諸  
侯意欲遷我於郴州廢置而不用其命首居其下足居其上冠履顛倒甚非巨體爾爲項羽亞父當極言苦諫  
以正其過可也乃助彼爲惡是亡秦之續耳爾心獨不愧乎帝雖不曾在前此處開范增俯伏在地曰臣增累  
次苦諫項王不聽今又差季布守催指日離咸陽要來彭城建都臣亦兩難不過爲君所使也帝曰爾爲項羽

心腹之人正當苦諫豈可委於從命而略無可否此乃阿附小人非大臣以道事君之體也增惶恐無地只得具書奏知霸王霸王知義帝不欲離彭城大怒曰懷王乃民間豎子我家所立尊以爲王千載之奇遇矣却乃偏使劉邦西行意欲相爲結好以恩爲讎反有謀害之意今爲義帝且又妄自尊大能不剪除必爲後患遂使九江王英布衡山王英芮臨江王共敖潛於大江之中埋伏却著范增季布桓楚子英急催啟行待至大江假以出迎因而殺之傳布中外只說義帝行到江中遇風船覆淹死以隱前情庶免天下議論霸王計較停當傳令分付四人急在大江伺候却修書上義帝曰西楚霸王臣項籍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奉命破秦直抵咸陽子嬰受首爰正國法仰尊陛下爲義帝實爲天下主也然彭城路當南北之衝乃用武之地甚非陛下所宜居也今郴州乃湖南名郡左有洞庭右有彭蠡山水秀麗帝王之都也請陛下幸臨以觀天下今乃聽細人之言不從所請致使君臣有相疑之私輦輦阻壅漿之望遮道來迎終日稽候一日之費何止萬金爲民元后於心何安復差千戶項臣上書懇啟

臣子上書而曰差千戶上書可笑

惟速賜裁決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義帝看罷羽書與左右

商議曰項羽屢次差人催併急如星火已無人臣之體若復留連恐生他變不若車馬啟行義帝卽傳令文武

大小官員擇日赴郴州而來只見彭城百姓遮道望塵叩首相聯數百里或獻茶菓或上歌頌家家設放香案

盡說義帝在此數年鎮市不擾鄉村安靜上下和睦乃有德之主也今日遷都又不知何日再得相見遂懸望

之念義帝見百姓戀戀不捨亦自垂涕其日行至大江口有白魚阻舟水浪不能前進船家就將龍舟纜住只

見大風驟起將桅折作兩段幸大舟傍岸無事其夜帝方寢只見五色祥雲罩合龍舟香風馥郁有一派仙樂

自天而降先有二金童玉女入舟中低言啟請願陛下早降龍宮受百官朝賀帝曰我自赴郴下建都此地非

我居也金童曰龍宮奉上帝敕命已設御座專候車駕文武百官具朝服於上清門迎接陛下不可推辭也帝曰龍宮恐非人世朕何以居之金童曰上帝以陛下有君德宜在高位因赤帝子當權福德洪大陛下當讓此位而居龍宮以掌水府會九天列聖以次推舉非同小可陛下請移玉步帝方欲出龍舟遙見水光接天洪濤巨浪耳聞仙音不敢登步趨趨之間頓然覺來却是一夢舟上更鼓已三漏矣急呼左右掌燭詳夢有近臣奏曰適見白魚阻舟桅被風折據此夢警皆非吉兆陛下天明回舟再作商議帝曰不然車駕已行大信昭布如若反覆則非大體況天數默定人不可爲縱有不測亦何懼哉不聽近臣之言次日早發舟望大江而來行至中流有英布吳芮共敖坐三隻大船鼓譟大進順風而下三人立於船頭大呼曰臣三人奉項王命來迎陛下陛下所有玉符金冊留下與臣等爲執照義帝大罵曰爾等助紂爲惡不遵王化當此大江中流之際據兵阻行甚非人臣之禮英布等各持利刃將船駛近龍舟直身一躍衆士卒隨卽通過龍舟來驚得舟中侍從急欲躲藏被英布等手起刀落殺死數十人或有望大江自盡者或有船倉中躲藏者帝見此光景指西北大罵項籍逆賊他日決遭橫死遂撩衣望大江一躍而墜逐浪翻波不知所向如此悖逆安望成舟中有藏躲者盡被英布等殺死後有胡僧詩曰 義帝南遷路入榔國亡身死大江深不知埋恨窮泉後幾度西陵片月沉 英布等殺了義帝方欲回舟只見南岸上有接義帝的百姓人馬吶一聲喊盡道英布逆賊爾信項羽指使弑了義帝奪了天下決不得長久百姓尚然可見君王之義若羽者能立身於天地間乎我等布告天下立個盟主與義帝發喪誅此無道以雪天下之恨英布欲撐舟近岸適當風色不順急難湊擺百姓一鬪都走了不知那百姓中也有這等豪傑發此等言語此便是滅楚興劉大丈夫也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說信處辭太煩可刪之 觀義帝之弑羽真無人心者豈止不讀書已也

第三十三回

韓信背楚走咸陽

第三十四回

韓信問路殺樵夫

英布殺了義帝聞岸上百姓發喊欲擡舟上岸因風色不順不得傍岸那百姓一闕都走了其中有三箇老人爲首一老人年近八十歲人稱爲董公爲人多讀書知道理一鄉最推尊他因作倡曰待英布的人馬回去我等務要打撈義帝尸首帶至郴州以禮葬埋董公是豪傑卻糾聚幾箇壯士從河南洛陽迎接漢王做箇盟主與義帝報讎衆人應聲曰我等願從尊命董公率領衆人急奔下流顧覓十數箇會水的船家下江跟尋至晚月明之下忽見水面上隱隱若有所見衆船家伏水近前抱住卻是箇人衆船家撈上岸來掌起火把看時顏色如生並不改變衆人原不識義帝又見赤身無一絲衣服止二足中趾上套二玉環乃龍形也董老曰此必義帝也若常人豈有此玉物耶衆人以淨帛遮體扛至前村各焚香行禮至次日權處棺木殯了徑投郴州來有本州官吏里老人等擡至原修宮殿中間停放衆人計議恐日久霸王知道決尋事謀害不若急急葬埋庶爲全美總評州官等擇日將義帝葬於郴州至今義帝墳塚尙在四時享祭不絕後史官有詩曰 郴士尙知葬葬主霸王背約弑江中千年唾罵昭青史猶說烏江戰未窮 英布等弑了義帝來到彭城會范增等衆人密將前事說與范增增懊悔不已范增悔矣與衆將曰義帝乃吾與武信君所立以服人望豈想今日弑於江中非人臣之禮若再遷都彭城決不足以圖天下我等當急回勸止不可遷都庶劉邦不敢東向若離咸陽不百日内劉邦決出襄中吾輩不能安一日矣季布曰前韓生亦曾有此言被霸王烹之增曰我等衆人各苦諫決不可遷都范增留季布修理彭城卻同衆人赴咸陽來勸止霸王只見咸陽十分狼狽文武官員通預備行裝要

三二日啟行范增同英布等進見備將義帝遇害一節奏知霸王霸王大喜曰除吾心腹之患矣增曰心腹之患不在義帝實在劉邦也陛下若今遷都不久劉邦決出褒中矣霸王曰棧道燒絕三秦嚴備劉邦縱能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增曰陛下遷都三秦憚怠漢王素有大志必蓄養豪傑與陛下爭衡出此棧道反掌之易耳望陛下不可遷都霸王曰朕號令已出文武行裝已備豈有中止之理亞父不必過慮料劉邦無能為也季布曰事貴先圖機難適度臣恐陛下下一離咸陽人心愈緩此地決難守也近日各處諸侯漸有叛失者陛下不可不慮也霸王怒曰朕自會稽起義以來所向無敵凡叛去者皆不才之人何足為用遷都之事朕意已決再不必多言如有抗拒者以韓生為例范增等長吁口氣各下殿來只得預備行裝起行卻說韓信自見張良後此心惓惓不能忘先將家童打發回淮陰去是夜過都尉陳平家拜訪素日信知陳平有意降漢因來以言挑之曰霸王遷都漢王決出褒中咸陽非國家所有也陳平曰霸王近日弑義帝遷彭城烹韓生自以為是決不足以久安漢王長者他日終成大事賢公在此碌碌不若背而去之得以展大才也

陳平的是智人然亦不得以忠  
貧之也義帝可試則羽為何人

疑疑信曰我亦有此心久矣恐沿路關津難過平曰此亦不難我備門有印信文書與賢公一紙隨身所過關口有此文書徑自長行只說入褒中探聽消息信拜謝曰若得此文書誠千金之賜也他日若得寸進決不敢忘盛德平曰賢公保重若他日成事之後不久亦欲投漢仍望賢公薦拔信拜辭陳平得了批文預備行李拴束停當分付門吏我欲城外訪友明日方得歸來爾可用心看守匹馬徑出咸陽來行至關口此時自范增回關中見漢王已入褒中心下憂惶即差人分付各關津隘口把守十分嚴密韓信來到安平關口去得只見把關軍士攔住便問將軍往何處去韓信隨將批文與眾人驗看仍到關上見守關總管各施禮畢問韓信足下

何處去信曰霸王差往三秦會同整飭兵馬關防漢兵著星夜傳報隨辭眾人出關急策馬西行不願卻說韓信把門二吏一連等了兩日不見韓信回來急報知臣父備說韓信一月前有一人夜晚來相會說了一夜話就在信家宿歇其後將家童行李打發回籍今卻匹馬假說訪友次日就回不意今已又過兩日前後共四日不見歸來此必是逃走不敢不報范增聞了這話便跌腳道此人終日懸念在胸前曾叮嚀與項王說若用此人須當重用若不用此人須殺了方除後患識貨老兒只長于快不意今日卻走了決投襄中去吾心上又生一大病矣若不追來使我晝夜不得安枕入內奏知霸王怒曰此懦夫安敢背我歸漢增曰韓信極有識見臣屢次薦舉陛下只是不用今被他走了決歸襄中去他日為陛下下一大患也王曰彼無文憑關上決然攔阻如何得脫急差鍾離昧領二百輕騎快與我捉來碎屍萬段以警其眾鍾離昧依命追趕來到安平關責怪關上官兵如何輕放韓信過去有失關防把關總管官稟道韓信有隨身印信批文為會約三秦緊急公事某等安敢阻當今已過關四日矣將入漢境明公恐不能追反不若飛報三秦遣兵追趕況棧道燒絕決難徑過庶可趕上鍾離昧曰爾家人所見亦通當時作飛檄傳報三秦著遣兵追趕鍾離昧回咸陽將前事奏知霸王王曰既逃去已遠料韓信懦夫成何大事亦不足掛念當傳令著文武大小官員隨車駕赴彭城建都卻留呂臣樅公守咸陽且說韓信離安平關一路直抵散關照前驗批過關來到三岔路口自思此處正是緊要去處將張夏地圖取出觀看入囊中小路看畢方欲策馬只見從東一騎馬飛走前來手執大牌分付路口鋪兵爾等如遇匹馬過來當追看批文中姓名如不是韓信方許放過去眾軍士便道方纔過去一人匹馬獨行不曾追問來歷何不趕上問他一聲那執牌軍官急趕上韓信便問將軍姓甚名誰有何公幹信曰我姓李前往襄中探親那



人曰有批文否信曰有批文在此人那務要取看韓信取批文打開正欲遞與觀看卻於背上將寶劍拔出望  
 其人一劍殺死那鋪中走出五箇人來趕向韓信奔就韓信匹馬近前手舉寶劍將五箇軍士盡行殺死策馬  
 急行尋思倘地方知道殺死官軍決然跟從此路而來被他捉住卻不誤了大事急轉過山口從小僻狹路向  
 西南行兩邊都是山中間止有一小路又澗水潺湲波流有聲斷岸千尺十分險峻韓信到此不得馳驟只得  
 勒著馬一步步緩行又不知何處往陳倉渡口去正在猶豫之間只見山坡邊轉過一箇樵夫來韓信便道樵  
 夫那條路往陳倉路上去那樵夫放下柴擔用手指著那山路道此去繞過這山崗卻是小松林過了這林子  
 下邊便是亂石灘有一石橋過了橋卻是蛾眉嶺上了嶺甚難走須下捧馬著行過此方是太白嶺嶺下有人  
 家吃了飯過孤雲山兩脚山渡了黑水過了寒溪便是南鄭將軍不可夜行恐有大蟲樵夫說了山路信將地  
 理圖一對分毫不差拜謝樵夫策馬前行樵夫挑了柴擔正欲下山坡去韓信暗思章邯知我殺了軍士決從  
 這條路趕來到這三岔路口倘遇樵夫說與他這條小路卻從這裏趕來況我馬又疲乏決被他捉住不若殺  
 了樵夫若軍馬趕來只從後路上趕去決不知有此路也韓信勒回馬來便叫住樵夫樵夫只道再問路徑回  
 頭來卻被信揪住頭髮一劍殺了拖倒山凹之下用土掩埋樵夫韓信遂乃納頭下拜祝之曰非韓信短行實  
 出不得已也他日得地之時決來與君厚葬以報其德墮淚上馬西行後史官有詩曰 棄楚西來阻道難忽  
 逢樵者住征鞍問渠指說襄中第一拜垂空兩淚癡 韓信他年斬未決含冤飲恨怨高皇秋風颯颯黃葉  
 為報陳倉樵者亡 韓信殺了樵夫徑過山崗出了小松林渡亂石灘一日下了太白嶺來近山有个酒館下  
 馬入到酒館來呼酒保擺山肴村釀方飲數杯不覺想起樵夫來我因恐楚兵追及不得已殺死非薄情也楚